

■ 访 谈

选题都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

——访网络作家清扬婉兮

□ 汤 俏

创作如同“采玉”

汤 俏：您的作品《有喜》深耕女性婚育这一细分社会议题，新作《有依》将视角从生育痛点延伸至养老、代际和解、中年职场危机、家庭责任错位等多元议题，是什么契机让您完成了题材的延伸与拓展？

清扬婉兮：从《有喜》到《有依》题材的延伸，核心原因可以归结为：从远距离的社会议题到近距离的亲身感触。在社交媒体和各类社会新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等相关议题的讨论，这样的新闻常常被我忽视。最直接的触动是我目睹了父母的衰老，衰老常常是一瞬间的，这种突袭般的改变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痛感，继而引发思考。这种深度的思考，让我将笔触从《有喜》的“生养”自然延伸到“老去”的归宿。

可以说，我的选题都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在动笔之前，选题就像璞玉一般，本来就是存在的。我的创作就是“采玉”，从生活阅历、生命体验中采“玉”，这远比追逐风口更有生命力。

汤 俏：从文本结构来看，《有喜》的矛盾冲突多集中在一两个核心家庭中，情节相对集中，也有读者认为存在场景巧合性较强的问题。而《有依》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家庭分布在同一社区场景中，各条人物线独立发展又彼此交织呼应，群像布局更立体、现实逻辑更严密。在创作构思阶段，您是否刻意调整了叙事结构？这种创作方式的升级基于怎样的思考？

清扬婉兮：《有喜》和《有依》都是群像戏。《有喜》虽然也有4位育龄女性，但是以喻静香、沈明珠这对母女为纽带，几条线编织在一起。《有依》的群像重心转向了“带娃老人”，以代际冲突为轴，主角是张仙女、贺玉琴、周岚3位老年女性。老人带娃的困境，折射出中年子女的职场压力、代际磨合、晚年的自我实现等多元议题，比《有喜》的“生育选择”更丰富、更综合。《有依》就像一个纵深镜，透视和观照了一个家庭在不同年龄层的责任接力。

汤 俏：您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不刻意渲染苦难、不刻意制造对立，聚焦普通人的细碎困境与温柔救赎。相较于《有喜》，《有依》的现实主义底色更厚重、视角更宏观，不再局限于女性个体的困境，而是观照三代人的生存状态。在您看来，《有依》最核心的创作突破是什么？

清扬婉兮：我觉得最大的突破是我将目光对准了被忽视的人群、被忽视的议题。众所周知，老年题材在影视市场并不讨喜，在网络文学里也很稀少，但我始终坚持写自己想写的故事。一位创作者不为流量折腰、不跟风、不随波逐流，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具有毛边感的真实

汤 俏：《有依》中诸多情节极具真实质感，尤其是老马晚年进城带娃、水土不服、笨手笨脚引发家庭矛盾、厨房失火、老年独居恐慌，还有思



清扬婉兮，原名贾晓，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省网络作协副主席。2009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已创作并出版十余部小说，代表作《有喜》《有归》《有依》《爸爸不是超人》《春天的薇薇安》等。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第六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等。

瑶带着女儿离家出走、挣脱传统家庭束缚的情节，戳中了很多当代家庭的痛点。这些核心情节是否源于生活观察或真实见闻？

清扬婉兮：老马的原型应该就是我父亲，或者说，老马是千千万万个老年男人的缩影。在许多中国家庭里，女人退休了，老了，还是很受欢迎的，会带孩子，会做家务，成为儿女眼中的香饽饽，儿女们都争着让母亲来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说的就是她们。而多数老年男人，退休后无所事事，不会家务，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还需要同样年迈的妻子照顾一日三餐，最后变成一个笨拙而无用的人，被妻子和儿女嫌弃。我甚至以此为核心理念，写过一本《我那无用的父亲》（后改名《父爱小满》）。没错，老马这样的人形形象，是基于我的观察融合提炼而成的。

汤 俏：书中大量细腻、生活化细节极具感染力，比如佳妮产后带娃，和母亲视频时无暇顾及镜头，随手放置手机，让母亲只能看到天花板；张仙女进城后看不懂智能设备、不能操作新式家电、看不懂医院检查报告、误解网络表情含义等细节。这些精准戳中普通人生活现状的细节，您是如何积累和打磨的？您认为现实主义网文创

作中，生活化的细节对作品质感的提升起到怎样的作用？

清扬婉兮：我从小喜欢大人们在夏天的傍晚，聚在我家门口说闲话，陕西人称“编闲传”。这种无用的碎片、具有毛边感的真实对话，藏着最平凡的烟火气，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初的田野调查。

要写出具有烟火气的细节，就要把笔触从“讲故事”转移到“过日子”，不是一味地用强情节推动故事，而是用“生活流”打动人心。生活化的细节能够让作品摒弃悬浮感，让读者产生信任。一些看似无用的细节能给作品增添余味。

汤 俏：张仙女是全书最立体、最鲜活的人



《有依》，清扬婉兮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26年7月

物之一，她善良坚韧、勤劳隐忍，既有老一辈农村老人的固执、笨拙、敏感，也有通透、包容、体谅晚辈的温柔，同时背负着早年带娃失误的心理枷锁。为何选择以乡村老年母亲为核心视角，展开当代都市家庭的群像叙事？

清扬婉兮：我塑造张仙女这个人物，最想传递的核心表达是，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情感需求。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也曾燃烧过自己的青春，从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逐渐退化成边缘人，成为小家的背景板，像是一个影子。但我想说，他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应该被看见。

中国的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底色都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我认为，塑造一个乡村老年母亲形象，会更立体、更有故事感。在她从乡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摩擦和碰撞，无论是对情节的推动，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都是有利的。

汤 俏：书中对中年群体的困境刻画十分真实，于晓苒产后复工遭遇职场歧视、被迫裸辞，马骋兼顾职场与家庭的疲惫，景明坚守职业底线意外失业、瞒着家人跑网约车谋生。这些中年人的

职场与生存焦虑，是当下很多人都会遭遇的，您在塑造这类人物、书写中年困境时，刻意规避了哪些套路化叙事？

清扬婉兮：套路化的叙事，可能会将于晓苒塑造为一个事业和家庭兼顾的成功女性，将张仙女塑造成一个刻薄的恶婆婆。我在写作中，常常把主动权交给角色，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权，会想着试试哪一种选择更有新鲜感，更易跳出窠臼，达到陌生化叙事的效果。比如，于晓冉前脚刚说完“不会因为两个孩子就耽误工作”，后脚就被“打脸”；张仙女和儿媳联手，智斗抠门的儿子；抠门的丈夫终于有所改变，送给妻子的庆功花束却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大西瓜……这些既符合逻辑的真实，又增添了阅读趣味。

直面困境，透出微光

汤 俏：《有依》中，您摒弃非黑即白的叙事，用包容、平视的视角书写家庭矛盾，对全书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是怎样进行思考和设计的？通过这些家庭纠葛，您想呈现当代中国式家庭的哪些特质？

清扬婉兮：我经常说，一个好的故事，是会自己生长生发的，作者要学会赋权：视角的赋权、叙事的赋权。作者只是一个铺排文字的人、一个旁观者，要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叙事，都有权利说话。

中式家庭的核心特质当然是爱，但那是纠结的爱、不纯粹的爱、有杂质的爱、欲言又止的爱，甚至是爱恨交织的爱。我相信大部分读者会产生共鸣。

汤 俏：正如您作品中描绘的，“数字鸿沟”带来的技术适老问题也获得广泛关注。在您看来，这种“养老难、相处难”的核心症结是什么？

清扬婉兮：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想表达的主旨被您敏锐地捕捉到了。

当代家庭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的情感表达的隔阂、有力度的博弈、有生活观念的冲突，加上年轻人的压力叠加，难以满足老一辈的养老期待，传统大家庭的养老模式已经瓦解，适配现代社会的养老体系也正在慢慢建立。“养老难，相处难”，是社会和个人共同的难题。在小说的后半段，我描写了一个叫“有依”的社区助老托幼服务中心，这不是虚构，许多城市已经有这样的服务机构，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我们的愿景。

汤 俏：全书结局没有强行圆满，而是达成了温柔的双向和解：于晓苒放下婆媳芥蒂、懂得体谅长辈，张仙女理解晚辈的压力、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老马卸下心理负担回归乡村。您设计这种“不完美的和解”，想传递怎样的生活观与家庭观？

清扬婉兮：“苦难之上有温柔，困境之中有希望”，这不仅是我一贯的叙事风格，也是中国老百姓、无数普通人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它区别于彻底圆满，也区别于完全悲剧。我觉得这种叙事风格更贴近真实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矛盾不可能一次清零，苦难不会完全消失，问题不会全部

解决。直面困境，同时透出微光，避免悬浮的爽文结尾，我会写主角战胜了一部分自我，和解了一部分遗憾，与剩下的一部分困境共生，人物的成长才更有弧光，更加真实可信，更耐人寻味，真实的生活正是如此。

真实、真诚、真味

汤 俏：当下网文市场中，爽文、套路化叙事依然是主流，聚焦家庭、养老、职场、代际关系的现实题材相对小众。在您看来，现实题材网文相较于其他题材，最独特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是什么？

清扬婉兮：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和语境中，我觉得现实题材网文最大的价值是搭建了大众和文学之间的桥梁，实现了文学真正的普惠。众所周知，传统文学受众相对狭窄，而传统网文兼具传播广和良莠不齐的特点，现实主义网文在这两者之间取长补短，达到了一种平衡，将阅读快感和文学深度完美结合，做到了大众化传播。许多优秀的作品更易进行影视改编，可以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

汤 俏：在AI辅助创作普及的当下，很多创作者会借助AI梳理情节、填充细节。您如何看待AI对现实题材网文创作的影响？

清扬婉兮：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过写《有依》时，AI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我本人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对新事物接受比较慢的人。《有依》是一部纯“手搓”的作品。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也开始接触AI，但仅限于查询资料、搜集素材和校对等功能。我觉得现实题材网文的核心是真实，这份真实基于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和价值判断，这些都是AI无法做到的。

汤 俏：您认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网络文学作品，最核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在流量与口碑、套路与原创之间，创作者该如何坚守自我、平衡取舍？

清扬婉兮：我觉得最核心的评判标准是“真”，真实、真诚、真味。“修辞立其诚”一直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写作原则，强调文章应真实、诚实，抒发真实情感。我想特别说说这个“真味”，好作品读完之后不会马上被遗忘，会带给读者共鸣和反思，能够跨越时间，带来回味和自我观照的空间，这就是真味。

创作者的平衡和坚守，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懂得市场，但不被市场驯化；尊重读者，但不放弃自我表达。在适度妥协中，保留作者笔耕的一块自留地。

汤 俏：您的小说《有喜》改编的电视剧《四喜》在央视播出后，取得了不俗的收视和良好的社会反响，《有依》作为“有”字三部曲其二，也颇具影视叙事逻辑和镜头感，您对《有依》的影视改编有怎样的期待？

清扬婉兮：当然，我希望《有依》也能顺利地转化影视。在影视行业低迷的当下，我相信好故事始终有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 新作快评

大国重工，经略寰宇

——评匪迦新作《千帆万安》

□ 胡 笛

《千帆万安》是网络作家匪迦的最新长篇小说，封底的文字道出了该书创作的缘由：“当SpaceX两次逼近天宫，当‘商业航天’首次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他们终于明白：有些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匪迦的小说打破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壁垒，爽感不仅是主人公的逆袭升级，还有科技兴国的主题蕴涵。

匪迦的小说与中国航空航天发展有着高度的关联，《关键路径》《北斗星辰》《垂直起飞》《千帆万安》对应着国产大飞机C919、北斗导航系统、低空飞行器、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从不同维度为广大读者揭开了航空航天领域的神秘面纱。

其他行业的作家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也能写出有行业特点的小说，但航空航天这类大国重工需要更加专业的背景，才能真正呈现该领域的行业规则和运行逻辑。匪迦本人作为航空航天业资深从业者和创业者，亲身参与多个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为小说的专业性提供了可靠保证。同时，作为一位小说家，他也在不断精进自己的文学技法，将人物的个人理想、行业前景、国家发展融合在一起，立体多维地展现我国航天领域的发展成就。

《千帆万安》相较于匪迦此前的作品，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增加了人物的复杂性，肖寂然作为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创业者，因为经济利益触犯国家安全的底线导致人

财两空，但他并非欲壑难填，而是因为陷入间谍周密商业布局而噬脐莫及。另一个是增加了情感的丰富性，主人公祝千帆对于郑安的主动追求、对于邓莹的克制欣赏，让故事变得更加丰盈。

匪迦小说常用的结构模式是三条人物线索齐头并进，相互角力又相互支撑，就像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三条人物线之下还有细分的各种人物关系，比如国企、民企、外企，又比如研发机构、生产线、销售线。这不仅涵盖了生产流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也能呈现不同人物各自不同的位置、立场，还能自然而然地将他们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关系和行业规则呈现出来。

《千帆万安》中的三条线索分别是主人公祝千帆，他作为低空轨道互联网星座“万星”计划的成员从卫星研究所跳槽到上海翔仪；女主人公郑安在国安局负责天空安全工作；肖寂然是互联网技术公司的老总，主营业务是打车软件。三条线家从不同角度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卫星上天、数据出境、资本围猎，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

祝千帆既类似成长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又带有网文逆袭的爽感。他从一个普通科研人员逐渐成为项目负责人，用实力和工作经验消除质疑。除了祝千帆的主角特写，还有航天人的群像描写。在“万星计划”研发过程中，以张砥砺为代表的卫星研究院设计方案主张与低空轨道相结合，而以邓挺为代

表的筹备组则主张全低空轨道。小说前半部分大家因为理念和设计方案的不同争执不下，但为了“万星计划”的顺利推进，他们握手言和、并肩作战。

小说的格局之大正在于所有的竞争者都在为一个更大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书中没有出现生硬的口号和标语，而是通过群像人物的工作、生活细节来展现航天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精神。

匪迦以往小说中吃饭的场景，就是航天人高强度工作节奏和极简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大多数的就餐不是外卖就是食堂。外卖的味道充斥在加班的办公室里，这样的嗅觉刺激已经成为一种身体记忆。这股浓浓的“班味”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千帆万安》更加有意识地丰富饮食文化，加入了“腌笃鲜”等富有上海地域色彩的饮食描写，也让人物的生活张弛有度。

匪迦小说无论是写大飞机、北斗导航、卫星计划，还是低空经济等重大科技工程，都会提及工程在国内航空航天领域纵向发展的历程，也会与国际发展趋势进行横向对比。宏大的视野不仅能营造历史的纵深感，也能产生更加清醒理性的自我定位。尤其是特殊历史事件的加入，让读者更加明白坚持自主研发的重要性。

《北斗星辰》中提及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远洋轮船被美国切断GPS信号后抛锚停



《千帆万安》，匪迦著，文汇出版社，2026年7月

航，只能受制于人。中国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结了这种被动局面。《千帆万安》中提到SpaceX两次逼近天宫，中国开始研发低空互联网星座。大国重工的命脉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不受掣肘，面对国际冲突时才能拥有话语权。正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声音和底气。

阅读匪迦的小说是一次智性的体验，同时也会感受到一种激情澎湃的爱国情怀、科技兴国的振奋。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爽感——大国重工，经略寰宇。

（作者系上海网络作协理事）

本报讯 8月18日，“网络文学的多元叙事与价值表达——远瞳、知白、纳兰若夕作品研讨活动”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振儒，花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李彬出席活动。活动由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宝书主持。1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三位河北网络作家的最新作品展开了深度研讨。

王振儒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河北网络文学事业稳步向好，一支有实力、有情怀、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冀军已蔚然成型，远瞳、知白、纳兰若夕作为这支队伍的中坚骨干，分别在科幻、历史和现实题材领域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取得了突出的创作成就。希望河北省网络作家恪守创作初心、锚定正确价值导向，筑牢精品意识、持续提升创作水平，勇担文化使命，彰显网络冀军风采。

何弘谈到，三位作家分属不同题材，在全国网络文学领域极具代表性。在网络文学精品化和经典化过程中，创作和理论评论都负有责任，要建立适配网络文学的全新审美与评价体系。此外，传播媒介变革会带来审美范式转变，评论家应当以新眼光发掘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以此推动网络文学评论研究深化，助力网络文学事业整体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远瞳的科幻小说《异度旅社》穿梭于形态各异的异域文明之间，形成轻盈的“游记式”叙事，在奇谲幽默的二次元风格下寄寓着厚重的文明关怀。小说借幻想叙事书写都市人普遍的生存境遇，通过高频出现的家和乡等相关意象，隐喻离家与返乡的精神主题。知白的架空历史小说《不让江山》将小人物的个人成长与家国天下的济世救民融为一体，将民族自尊自强熔铸于厚实的故事架构中。作品遵循历史内在逻辑展开叙事，将叙事格局从个人成功提升至保卫苍生，实现了成长爽感和人性深度的统一。纳兰若夕的现实题材小说《光荣之路》成功塑造了理想主义技术人才等立体人物，大量时代细节赋予工业题材人性温度，饱含家国情怀与时代使命感。小说接续河北工业文学传统，填补了网文载体下河北工业叙事的空缺。

远瞳、知白、纳兰若夕分享了各自作品的创作历程，表示将认真吸收批评意见、创新叙事，在保持自身创作特色的同时，力求在新作中实现突破。

专家研讨远瞳、知白、纳兰若夕作品
网络文学冀军蔚然成型